●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10月30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體育專業的訓練

李漢源

這個星期，經過維多利亞公園的朋友們，應該會看到公園內搭建的沙灘排球場，這正正是為了10月31日，將在維園這個場地迎來第一天的沙灘排球賽事。

其實，維園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亦曾舉行過沙灘排球賽事，但其規模跟今次全運會相比要小得多。因為這次主辦全運會的比賽需遵循與奧運或其他國際大型運動會相似的指引和規範，可想而知各方面的投入都是世界級的，當然，出來的效果也會是世界級。

正式比賽場地的周邊往往需要配套設施，例如要提供副場，好讓運動員熱身。香港大部分體育場地均欠缺副場，這常常使得舉辦國際賽事變得困難。例如在紅館主辦香港羽毛球國際賽時，需要將場地分隔為兩區：一區是比賽場地、一區是熱身區，兩區中間用黑布隔開，除了可讓運動員專心熱身準備比賽外，也是為了不影響觀眾的觀賽體驗。不過有些世界級賽事，因為香港觀眾氣氛很好，所以即使配套不足，仍會選擇在香港舉辦，例如世界女排聯賽在港比賽時，由於缺乏熱身副場，只能利用比賽間隙進行熱身。

除了為運動員準備的副場外，維園的沙灘排球場周邊也擁有多項輔助設施，包括入場安檢後的「大緩衝區」，觀眾需步行一段距離才能進入比賽場地。這個緩衝區通常會設置嘉年華活動，讓球迷在入場時感受到比賽氛圍、購買紀念品之餘，也可參加攤位遊戲和享用小食等等。為何「大緩衝區」重要呢？因為雖然體育比賽是主菜，但良好的包裝可以吸引更多觀眾。香港七人欖球賽就是一個體育嘉年華的好例子，大球場主場的旁邊總會設置各種遊戲和餐飲，讓觀眾在享受比賽的同時，也能在嘉年華中放鬆，與一同前來的親朋好友享受比賽氣氛。

十五運會香港承辦8個項目，這是難得的機會，能在經驗上培養體育產業的專業人才。體育專業通常指的是如何組織和運行一個體育項目，雖然不一定是職業運動員，但若有運動員背景，將能對工作有更深入的理解，能更好地站在運動員的角度處理各項事務。體育產業的工作項目繁多，統籌工作通常由賽事組委會負責，包括賽事組織、體育設施、住宿、交通、接待、新聞廣播宣傳、禮儀、醫療、保安、財務、秘書處、獎牌和票務等等。用更多的實戰經驗去培訓這些體育專業人才，將來才能在香港主辦更大型的綜合體育項目。

明天是沙灘排球的第一天比賽，大家記得到維園支持。

方寸不亂

芷赤渚白鳥登臨

方芳

東北除了歷史，還有驚艷！

遼寧盤錦紅海灘，一場純美的相遇。偶拾黑嘴鷗在紅海灘盤旋的照片，激發好友詩興，她說，看到照片時，腦海浮現杜甫七言律詩《登高》中的一句「渚清沙白鳥飛迴」，於是改了幾個字為照片命題，「芷赤渚白鳥登臨」，照片因而更添詩情畫意。

渤海之濱的沿海灘塗，海與陸地的邊緣，鹹淡水交界，鹽與鹼有機融合，天然紅海灘連結蘆葦蕩，共約10萬畝，是世界上面積最大、植被類型保護完好的蘆葦沼澤地，綠色鹼蓬草4月長出地面，漸次轉為嫩紅，繼而鮮紅。直至10月金秋，是全年觀賞的最佳時機，鹼蓬草展現色彩更為豐富，鮮紅、火紅、深紅和紫紅多種層次，在陽光照射下，壯觀遼闊的姹紫嫣紅，驚艷得來有點霸氣。

這是我國最美六大濕地之一，除了廣闊的紅，還有棲息珍稀鳥類多達200多種，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丹頂鶴、白鶴、黑鶴、金尾海鵰和斑海豹，這裏是牠們的繁殖之地，擁有「鶴鄉」和「黑嘴鷗之鄉」的美譽。珍稀鳥兒在紅色的「地氈」上飛舞，不由得目酣神醉。我們抓準了10月最佳觀賞時間，但天氣不似預期，陽光吝嗇，不過仍拍得滿意照片，這是東北行最大的得着之一。

雖然全國其他地方都有鹼蓬草，但這種天然的火紅，在我國其他地方尚未有發現，盤錦紅海灘可謂得天獨厚，每年吸引數以10萬計的遊客，當地為打造旅遊景點，在大片紅海灘上架上木結構迴廊，從灘邊延伸至海中央，遊人在迴廊漫步，傷不到半片鹼蓬草。即使餐飲小食檔，都在有效管理下，井然有序。

生態旅遊是發展潮流，香港為吸引更多元化旅客，把握契機打造生態旅遊，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訪客超過140萬人次，橋咀島是本港珊瑚重要分布地，吸引浮潛旅客自是必然。據報道，國慶當天橋咀島就有超過4,000人登島，有短片拍到，浮潛人士踐踏淺水區珊瑚，更在珊瑚上直立步行；有些還罔顧法規，在岸上生火和棄置垃圾，對本地生態造成破壞。我們重視生態保育，愛護都來不及，看短片都看得心痛極了。

本港的綠色旅遊有魅力，海岸、濕地和山野，得旅客歡迎是大好事，怎樣控制旅遊的承載力，有效管理和宣傳教育，是我們需要向其他地方借鏡的。

●驚艷紅海灘。 作者供圖

書聲蘭語

汶川走出地震悲情

廖書蘭

深秋來到四川省的綿陽市，出席石中英先生「根脈相連．愛國同心——川港讀者共話家國情懷《我愛秋風勁》讀者分享會（川北站）」，順道參觀「新北川中學」，這是汶川大地震後，中國僑聯募集海內外華人華僑、港澳台胞捐款，新建成的一座學校，取名「新北川中學」，因為北川中學在17年前的汶川地震下已成廢墟。

我們一行在秋風秋雨中，徒步走進這個地震遺址，沿途全是斷壁殘垣，所有的建築物或塌垮或傾斜，並布滿青苔和黑霉，如一座悲慘死城。這裏的時間永遠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零4秒，17年了，沒有人再在這裏生活，有的是2萬多條鮮活的生命永遠被長埋於此；灰濛濛的天空，下着不大不小的秋雨，講解員的眼神裏充滿着悲情，這一幕幕的震後景狀，相信將永遠印刻在每一個人的腦海裏。

在災難面前大愛無懼，人人發輝人性中最良善的一面。當時有一位正在北川中學4樓上英語課的高一男生李勛，地震將課室地板震跌至地面，也就是原本的4樓變成地下，他自己爬了出來，並當志願者在現場幫助救援工作，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一閉雙眼就想起沒有逃出來的同學和老師，現在的他在「新北川中學」教書，熱愛生命。

時任長虹集團副總經理兼多媒體產業集團董事長的郭德軒，那天正在開會，突然感覺房子左右搖擺，緊接上下晃動，如此天搖地動持續了大約90多秒。他顧不了無以數計的餘震，號召男孩子於晚上9點左右前往北川救災，前後總共有200多名志願者，其中竟有冒充男孩的女孩參與救災。他們冒着山體滑坡風險，救出20多名倖存者，等到救援隊趕到，再聯合救出500多人。

劉亞春校長在餘震不斷的廢墟上，帶領大家用手挖、用鐵錘砸、用木槓撬，在救援隊沒到之前，救回了200多條生命，劉校長是最後一批撤離人員，但他的妻子和兒子卻永遠長眠在那一片廢墟之下。郭德軒見劉亞春日日滿面愁容、不會笑、拚命工作，介紹女朋友給他，後來他再婚生了一個兒子。劉校長說：「兒子1歲多的時候，看着哥哥的照片說：『那是我！那是我！』」有個女學生王涪蓉說：「我是試管嬰兒出生的孩子，是國家的撫恤政策，所以長大以後要當軍人報效國家。」

新北川中學的學生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他們日日夜夜讀書，勤奮求學，感悟經歷大災難後，要更加珍惜生命，熱愛生活，過好每一天，也更加努力上進。僅2024年就有3名學生——王志遠、郭陽軍、吳牧堯以686高分被清華大學錄取，其中郭陽軍通過國家專項計劃進入清華大學能源與電子工程系。

汶川大地震後，倖存的人還是要生活下去，告別悲傷抹乾眼淚，活出豐盛人生，以告慰長眠於瓦礫下的親友。

《我愛秋風勁》不也是楊向傑帶給讀者的啟示嗎？不怕秋風肅殺，勇於面對困難，活出自己的理想人生。

●劉亞春校長（右六）與我們在新北川中學校門口外牆合影。 作者供圖

百家廊

聞香識人

夏飛雄

人的一生，不外乎是一次漫長的行走。在旅途中，除卻那些迷醉心田的山河壯景，還有天涯相伴之際的人際友誼之塔，亦會構建出一幀幀優美的時光鏡像，霓虹依舊，撫慰人心。

然而，曲終人會散，迢迢情難續。時光的遠逝，地理的隔絕，使得曾經相識一場、傾心交往的紅塵男女們，大多只能停留在記憶之河的「草色遙看」層面，各自散場之後，便難言長情了。俯仰之間有多麼開懷，返程之後便會有多麼暗淡。這份榮衰抑或濃淡，令我對一段段嶄新的旅途不再希冀，並選擇做一個徹底的「沉默派」。

人影匆匆，煙花易冷。當時光的列車將孤帆、遠影送到目的地後，回望遠去的列車，碧空已盡，記憶如虹，只是滿載了一地的遺憾、傷感。此後的我大多選擇耳機為伴，偶爾遠眺、讀書或休憩以打發寂寞時光。上個月的一天，我從山西太原回湖北老家，選擇臥鋪火車出行，偶遇一位「高人」。在時隔多年後，我第一次對自己之前在旅途中一貫堅持的「冷面冷心」原則產生了強烈的動搖。

我從太原上車大概是黃昏時分，那位看上去30多歲的山西旅客比我晚半小時左右。他的位置在我床鋪對面，上車後，他與我寒暄了兩句，我之後便再沒理會他。據他講，他是平遙古城的，此行是要去古都西安遊玩。我就隨口說了一句：「西安好熱啊！」他倒是很樂觀：「我年輕，不怕熱啊！」

然後，他接到親戚打來的諮詢電話。雖說他講的是山西方言，但我大致聽明白了。在電話中，親戚的孩子要考醫生或護士編制，而他已然從醫多年，於是就在電話裏告知對方可以到網上買題目，多刷即出成效。由此判斷，他大概是個醫生。接完電話後，他幾乎就不再翻看手機了，而是在燈光的照射下，異常認真地看着一本厚厚的醫書。

過了一會兒，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外打破了臥鋪車的寧靜，他們一個個心急火燎的，但無一人善講普通話。年輕的女列車員趕到後，他們掏出證件和車票，口水似要把列車員淹沒。

女列車員開始尋人，試問英文高手何處有。我對面的山西醫生毛遂自薦，沉着應對，義務幫助女列車員化解了尷尬與難題。原來，那群老外大多弄不清硬臥軟臥的區別，僅二人購買的是軟臥車票，其他乘客購買的均為硬臥車票，但他們紛紛上了軟臥車廂，因此多數人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親自體驗到舒適的軟臥環境之後，他們還想爭取臨時加錢睡軟臥，但軟臥車票早已售罄。醫生解釋完畢後，車廂歸於平靜，老外一溜煙兒撤向硬臥車廂。

女列車員說：「感謝你啊！我哪裏會英文啊？謝謝你的幫助。」

「沒事兒！一會兒還需要翻譯的話，您再來喊我！」回答很乾脆，山西醫生是個熱情的人吶！

我對醫生的熱情和翻譯水平起了一絲敬意，但最令我感懷的是——他一直在很投入地看書。因軟臥車廂裏旅客可以選擇個人自由關燈，這樣無聲地戰鬥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枱燈的光暈在深夜裏劃出一片溫暖的島嶼，將醫書與窗外的世界溫柔隔開。這方寸光明成為對抗浮躁的結界，讓思想得以在明暗交界處自由呼吸。零時已過，他才帶着一絲倦意，輕輕按熄窗前的那盞燈，不一會兒便安然入夢了。

次日清晨5點半，醫生收拾好行囊，踽踽獨行，長安尋夢。而我繼續倚靠着這條綠色長龍，熬過寂寞之旅途，於中午返回家鄉。回到家鄉後，我時常憶起這位心如止水而又熱情大方的北方醫生，內心的感慨亦與日增多，假如我未選擇緘口不言，是否可以解碼更多獨特的古韻山西呢？假如我放下矜持，是否可以探秘一位北方奮鬥者的奮鬥心跡？假如……

人生風景在遊走，可滋養靈魂的有效交流，大可不必以「煙花易冷」的名義強力拒絕。渺渺之途，壘壘不斷。人生路漫漫，山水相逢之際，我決意不再戴着面具高冷以對，而要學會聞香識人，與有趣的靈魂同行，尋覓別樣的風景，共赴一場人生的山海……

翠袖乾坤

見面三不問

連盈慧

經過數年疫情影響之後，不少經常見面的朋友，心境不好，欠缺閒情，就算大家住在同一城市，除了手機上禮貌式互動問安，聚會已無以往稠密，甚至過年過節見面也近於零了。十年人事幾番新，真應了《蘭亭集序》中王羲之說的：「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見面少了，好在還有手機保持聯絡，談美食談毛孩敷衍式應酬話說厭之後，數年前凍結過的話題，終於又可以「真人會面」時傾訴了。除了老居本城的朋友，還有移民後回流的朋友，談過儲存在內心多年來不便在網上詳談的心裏話，也不免好奇關心對方環境轉變之後的生活情況，以及向對方的親人和她經常見面而大家共同認識的朋友問好。可是問到新婚蜜月期間移民的A小妹時，她忽然收斂笑容說：「我們已經分手了！」問到B大姐從小到大出雙入對寸步不離的閨蜜C，她哈哈大笑反問哪個C，兩聲哈哈，笑得曖昧已盡在不言中。想到當年火熱一樣感情的摯友，可以變到比陌路人更冷漠，怎不令問話的人尷尬和心寒。

「愛情永固」「友誼萬歲」自小已深入腦海，事實聽過看過前輩們的感情故事，也的確對那八個字堅信不疑，我家老姑母長年埋怨老伴，還是相處到兒孫滿堂；我姨少年時跟鄰居幾個姐妹結拜，到老依然親如姐妹，可是現代的年輕夫婦婚後可以為飯後由誰洗碗的芝麻綠豆小事而離婚，相交半世的好朋友也可能因一句閒話引起誤會而絕交。

現代人感情脆弱而敏感，感情的事，當事人不說，為免觸動對方神經，局外人真的不宜過分關心問好。以前我們的前輩由於自己婚姻幸福，慣常愛問小輩什麼時候請喝喜酒，今日娛樂圈分手新聞多到嚇怕無膽入情關的適婚男女，多為婚姻問題煩惱，一旦被觸動到私隱神經必然不開心，知情識趣的老人家想喝那杯喜酒也閉口了。

●不問不問還不問。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江中靖的二重身

伍呆呆

想起江中靖的時候，我腦中浮現的是她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究生時，以及在香港獨立電影《涅雲奴》中擔任女主角時，那一襲白衣、長髮飄飄，夢幻般的，像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小仙女的樣子。實在是很難將她與機器人聯繫在一起。然而，在10月23日這天，英國倫敦UCA（英國創意藝術大學）畫廊裏出現了一個和江中靖一模一樣的機器人。確切地說，是一個和江中靖一模一樣的機器人頭顱。

這天是藝術家江中靖的個人展覽《I Dream a Lot but I Never Sleep》（我一直在做夢，但從不沉睡）開幕的日子。那個和江中靖一模一樣的機器人，使江中靖成為全球首位自創機器人二重身的女藝術家，包括BBC在內的多家媒體紛紛前往採訪，《I Dream a Lot but I Never Sleep》成了UCA畫廊年度最火爆的個展，江中靖和她的二重身機器人當即接到了坎特伯雷郡的巡展邀請。

我立刻又覺得江中靖有一個「二重身」機器人是必然的。

「90後」的江中靖從在深圳藝術學校音樂系學音樂，到後來轉學美術，到後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視覺文化研究碩士，又獲得了「雅昌杯」年度攝影師大獎，是首屆國際青少年和平藝術獎的指定攝影師，其間她多次在中國和世界各地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江中靖視攝影為生命，她在攝影的過程中一直在尋找和探索「人與環境與自我之間的關係」，她用鏡頭去捕捉萬物的變化，在鏡頭裏看到人與環境的矛盾，感受到所有生命的孤獨。於是，她在與母親鄧燕婷合作出版了散文集《散珠兒》之後，又推出了她的攝影作品集《瓜蟲》。

出版《瓜蟲》的時候，江中靖已經在倫敦UCA攻讀純藝術博士學位，她研究的方向是機器人情感藝術。

從攝影藝術到機器人情感，江中靖的初衷其實從未改變。江中靖是一個在愛中長大的女孩，因此她更懂得愛，比常人對生命有着更多的熱愛和悲憫。作為藝術家，江中靖更加地關注這個愈來愈多的東西可以被機器人替代的時代，人類普遍的孤獨，彼此之間的情感需求，以及人與機器之間不斷演變的邊界。

「二重身」來自德語「Doppelganger」，指沒有生物意義的血緣關係的兩個外形相同的人。加拿大藝術家弗朗索瓦布魯內爾曾通過攝影計劃「我不是高仿」來收集數百名相貌相似者案例，探究人與人的「二重身」之間的情感聯繫。江中靖卻大膽地用自己的樣子建模，獨創了機器人二重身，給它命名「Zhongjing 2.0」，以自己血肉之軀的對比和感受，用二重身與未來陪伴體的融合，邀請參展的觀眾共同思考：在數字時代，機器人是否真的能作為陪伴人類的另一種形式？藝術如何容納這種深切的渴望？

展覽現場很魔幻，觀眾們面對長得和藝術家江中靖一模一樣的機器人頭，好奇地輪番與其天馬行空地對話，似乎自己面前不是一個機器人頭，而是一個如同江中靖一般的年輕女孩，看起來既有些詭異，又有一點浪漫。而真正的江中靖佇立在旁，一邊繼續做夢、一邊獨自清醒，注視着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二重身」，也注視着人類的未來。

●藝術家江中靖與她的「二重身」。 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四方遊記(三)

王欣

去年10月底的深秋時節，我在上海和蘇州停留了數日。華東中原地帶的秋天，比南方要來得更為明顯，持續時間也較長，秋意繾綣，令人思緒悠長。

姑蘇城的秋，不似真正北方的那種清冷深重，但也帶着濃厚的涼意。我們去了寒山寺，拜佛、賞秋，聽古鐘沉重的撞擊聲帶來的心靈震撼。10月底遊客並不多，選擇平日去寒山寺的人大多是虔誠的佛教徒。幸運的是，寒山寺的常勇法師接待了我們一行人，我們品了佛茶，沐了佛香，身心得到一場淨化。

唐代詩人張繼一首《楓橋夜泊》裏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成為千古名句，讓海內外遊客慕名而來。而這首詩之所以意境如此之悠遠，正是因為此情此景發生在深秋：「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我們隨常勇法師拜訪了大雄寶殿、藏經樓、鐘樓、碑文《楓橋夜泊》、楓江第一樓等主要景點。在藏經樓南側，有一座六角形重簷亭閣，這就是以「夜半鐘聲」名聞遐邇的鐘樓。據說，每年除夕之夜，中外遊人雲集寒山寺，聆聽鐘樓中發出的108響鐘聲，在悠揚的鐘聲中辭舊迎新，祈禱平安。由於時間有限，寺廟安排我們一行人每人敲鐘三下，為家人和朋友祈福。

雖時間緊張，但我還是趁機重訪了留園、攝政園和虎丘山，這些都是蘇州的名勝古蹟，對於我這個貪玩的人來說，去了多少次也不會厭倦。秋日的蘇州園林，美不勝收，10月底的季節，有的樹葉變得金黃，少數楓葉開始變紅。在攝政園的亭台樓閣、花影婆娑中稍作停頓，感慨着古人把煙火日常過得逸趣橫生。踏過古人走過的幽靜石路，彷彿被注入了更多的「古趣」，步履變得愈發輕盈，入眼的美景，竟深深印記在腦海中，不像以前，走馬觀花，心中無物。

在虎丘山的連綿樹林裏，秋日午後的陽光灑在樹幹上的葉子或是泥土地的落葉上，閃爍着啡色或金色的光芒，不那麼刺眼，溫柔極了。蘇州的秋風彷彿比別的地方的秋風來得更為腼腆一些，她輕輕地撫着落葉，撫着人的臉頰，用吳儂軟語，低吟着：「我來了。」

姑蘇的秋，令人流連忘返。